

全

金

诗

全

金

詩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十九



金元好問原本

王內翰若虛 三十八首 補二首

若虛字從之棗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

少日師其舅周德卿及劉正甫得其論議

爲多博學強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

是善持論李屏山杯酒閒談辯鋒起時人
莫能抗從之能以三數語窒之使噤不得
語其爲名流所推服類此釋褐鄜州錄事
王內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
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羣小獻諂爲立起功
德碑以都堂命召從之從之外若遜辭而
實欲以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

癸卯三月東游與劉文季輩登泰山憩於

黃峴峯之萃美亭談笑而化時年七十從
之天資樂易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厓岸雖
小書生登其門亦折行輩交之滑稽多智
而以雅重自持謀事詳審出人意表人謂
從之於中外繁劇無不堪任直以投閒置
散故百不一試耳自從之沒經學史學文
章人物公論遂絕不知承平百年之後當
復有斯人否也子恕字寬夫南齊外郎

補歸潛志興定元光閒余在南京從趙閒
閒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顏諸公游多論爲
文作詩趙於詩最細貴含蓄工夫於文頗
粗止論氣象大槩李於文甚細說關鍵賔
主抑揚於詩頗粗止論詞氣才巧故余於
趙則取其作詩法於李則取其爲文法若
王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
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時辭爲戒與李屏

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
險句怪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
失支墮節多韓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未
云人其人火其書太下字柳子厚肥皮厚
肉柔筋脆骨之類此何等語千古以來惟
推東坡爲第一又多發古名篇中疵病淵
明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伯倫
酒德頌有大人先生是寓言後聞吾風聲

吾當作其韓退之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
昌黎韓愈似不相識永叔蘇子美墓誌多
爲人所傳旣用爭字當曰人爭傳之不然
曰爲人所傳不須爭字子瞻超然臺記物
有以蔽之矣作字好此類甚多不可勝紀
雷則論文尚簡古全法退之詩亦喜韓兼
好黃魯直新巧每作詩文好與朋友相商
訂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難也

補歸潛志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

史事雷翰林希顏爲應奉編脩官同脩宣
宗實錄二公文體不同多紛爭蓋王平日
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實
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自作史則
又異也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
不足觀故雷所作王多改竄雷大憤不平
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

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用
惡硬字何以爲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
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不然

補金史崔立之變羣小附和請爲立建功

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詔王若虛爲文時
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屠
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
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

節埽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吾姑以理論
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言何事奕
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
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
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
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
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
麻革輩赴省使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

日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
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卽爲
草定副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旣成
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
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若虛有慵夫集
淳南遺老集若干卷

攄憤

非存驕謔心非徼正直譽浩然方寸閒自有太高

處平生少諧合舉足逢怨怒禮義初不愆謗訕亦
奚顧孔子自知明桓魋非所懼孟軻本不逢豈爲
臧氏沮天命有窮達人情私好惡以此常泰然不
作身外慮

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欲悲時不閒醉與
醉音詞初惻愴涕泗隨縱橫問之無所言坐客笑
且驚王生不暇卹若出諸其誠陸陀與生友此意

猶未明絲染動墨悲麟亡傷孔情韓哀峻嶺陟阮
感窮途行涕流賈太傅音抗唐衢生古來哭者多
其哭非無名生其偶然歟何苦摧形神如其果有
爲爲爾同發聲

貧士歎

甌無塵瓶無粟北風蕭蕭吹破屋入門四顧何淒
涼稚子低眉老妻哭世無魯子敬郭元振之真丈
夫故應餓死填坑谷蒼天生我亦何意蓋世虛名

食不足爭如只使冗且愚大腹便便飽梁肉

感秋

西風撼庭柯疎葉鳴策策天地一蕭條羈懷亦岑

寂青春恍如昨轉盼年半百自從長大來轉覺日

月迫功名非所慕老大不足恤怛然感時心自亦

不能釋清晨理短髮已見數莖白刀鐻雖可施始

似兒子劇此身委蛻耳毀棄無足惜況於毛髮閒

而乃強脩飾青青如陸展星星行復出畢竟白滿

頭復將何所摘

生日自祝

空囊無一錢羸軀兼百疾況味何蕭條生意渾欲

失清晨聞喧呼親舊作生日我初未免俗隨分畧

脩飾舉觴聊自祝醉語盡情實神仙恐無從富貴

安可必修短卒同歸何足喜與戚一祈麤康強二

願早閒適衣食無大望但願了晨夕萬事不我累

一心常自得優游終吾身志願從此畢

失子

妍妍掌中兒捨我一何遽其來誰使之而復奄然
去平生三舉子隨滅如朝露顧我能無悲其如有
大數自從學道來衆苦頗易度有後固所期誠無
亦何懼人生得清安政以累輕故婚娶眼前勞託
遺身後慮百年曾幾何爲此雛稚悞顧語長號妻
此理亦應諭

憶之純三首